

文

墓誌銘

容臺集

卷八



容臺文集卷之八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墓誌銘

封簡討少微許公墓誌銘

海虞封太史許公爲諸生時京山李本寧先生序  
其集行於世矣後十有三年而長公太史屬不佞  
昌爲埋誌讀其狀多序集時所未盡者敢按次而  
論之曰公名某字某自號少微居士厥先有貴一

公者始居海虞貴一生子安安生怡晚怡晚生玠  
玠生杲杲生錕錕生神武衛叅軍汾是爲秀峯公  
之考也秀峯公家擅素封豪奢自亢族有訟其田  
廬爲未析之產者旣判不直業有牘藏邑中乃賂  
書史且滅其籍無已又盡燬通邑之籍而以爲公  
罪拷掠備至公不誣服搜其家家人怖散并失公  
所在無何而直指下檄郡佐覈其實事得解乃公  
密倩隣導夜走百四十里效秦庭哭爲直指哀憐

也當是時公年未舞象邑人稱爲智童孝童云弱  
冠補博士弟子即卑卑帖括博雅好古冀爲當世  
鉅儒其學各有師承經史學得之趙文毅公陳莊  
端公經濟學得之曾魯川公而趙公子玄度陳公  
子抱冲皆藏書萬卷公與周旋久揚扈甚習漁獵  
古今貫穿時務凡山經地志與河渠水利農田兵  
制無不精討前後邑宰如江夏段侯試士發策皆  
時事之要士莫置對公風簷條議燭跋請續鑿鑿

中窾段公擊節歎賞目爲臥龍邑數困於無年征輸不屬段公患之公請履畝相視捐其積逋裁其羨稅而復葺其塋園以時捍患段侯以扁舟偕公相度邑中利弊犁然縷舉見諸行事言不及私也藍陽耿侯喜談名理尤善韻鈴公與上下其論聲氣莫逆嘗密迎公詢武侯公陣法亟稱得未曾有郡伯朱公禱雨有應試士以甘雨賦公援筆立奏賦一千三百言似出夙構郡伯大奇之每多士於

郡縣有所開陳必推公前爲致辭無弗歛衽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爲是耶趙文毅公里居有元咍之訟乃青衿子始奴事之後叛之者諸子衿少年連數聚黨以不辱鬻序爲辭莫爲趙公明者公獨昌言於衆曰左袒非類不爲鬻序辱乎與二三正人白於臺察宵行露宿罔有寧處趙公即世玄度孤危益莫爲助力公聲罪討逆義無旋顧奴子以重賄求解公叱之自是左袒者手足俱露唾舌匿跡

及於正法公力也公雖公正發憤乎然不隨人作  
俠郡伯周公庭朴士士群起而蹋試院擲果中郡  
伯肩背公伏首揮翰如故或激之曰公乃素剛何  
怯也公曰男子故當有怯時即亟携伯仲深入西  
山已而諸臺果大索群譟者而公以先遠莫之害  
及當事移怒於盧廣文將切責之公乃投袂起白  
學使者曰難非邑始禍則邑受李代桃疆固已寃  
矣又波其師不亦枉乎必爾則諸生請俱黜學使

者義之并廣文置不問其忍事先幾又如此公屢  
躋名場豪氣不挫迨長公成進士官庶常迎公養  
宦邸公駕而歷齊魯燕趙之墟吊古懷賢翰墨間  
作過常山祠北岳處謂一統之世不當仍石晉之  
舊移祠於渾源古也草䟽且上不果長公邸中門  
清如水公衡氣消盡虔修白業焚香趺坐以持佛  
母咒放魚鳥爲常每有勝日游行郊關覽宮闕之  
壯麗朝會之填駢興盡而返歎曰京華之夢止此

矣而世何入之深也時趙玄度以秋官卽入都公與握手道故不勝感慨未幾玄度客死姻家爲難旅櫬幾不得還公揮淚經紀喪事復竭蹶禦侮歸其骨師友深情生死交誼不愧古人矣先是癸亥冬皇子生大慶單恩公與元配某孺人例及封典待時乃給長公以甲子春授館職公得封如子官已而長公銜命封楚藩已而竣於事方奉公命行營孺人之高敞而公不待矣哀哉公至性

孝友多所收恤不治家人產而爲友朋謀區畫周悉甚於自謀秀峯公田廬旣於終世公坎壈赤貧家無儲粟而落落軒軒無可憐之色食可兼數人饌而或累日不食不言饑家距城一舍屬有所思獨往獨來蒙犯風雨涉水不避門者熟知狀輒爲啓鑰或無所寄宿巡簷而行莫知所之暑月寒窓好集子孫談古今節義事泣數行下京山先生摸寫媿媿入微矣乃余反覆公之遺事若有所得豈

其以魯連爲師者耶平原之事公所謂排難解紛而不取輕世肆志而長貧者魯連矣魯連年十二而挂田巴之口公幼智同史稱魯連好奇偉倣儻之策談笑却秦縱橫百折公雄辯又同若以文論則聊城一書豈思光所敢望公之宗尚吾知其爲此不爲彼也京山先生謂公合於張思光者有五余擬公於魯連亦然蓋非楊雄之反騷猶東哲之補闕云爾銘曰

虞山芟業懸龍門談公振奇道乃尊豹駒鴻轂旭始噉飛霜之哭雪戴盆無雙江夏何足論詞源浩浩渺無垠逸氣噴蕩幡原坤匣中佩劍秋水痕龍淵烈缺相吐吞以冠苴履清流渾群輕折軸白日昏摧其角距披其根人網人紀夙所敦立義不解酬人恩有懷石畫康世屯謀野歷歷詹詹言飲不盡樽貽哲昆九苞符采高騰騫紫泥丹詔露華溫輶車北指依帝闈摩娑秦篆魯嶧樊高歌澆酒督

亢村景先老筆獨闌翻上林羽獵夕藻繁珠書貝  
葉涉其藩木雞氣守游德園胡爲歸來厭世喧乘  
赤豹兮驟玄猿靈爲箕尾度奎垣怡然委順歸化  
元龍攄有竒離鰭鱗大招天問耳不煩佳城埋玉  
雙璵璠過而拜者碑可捫惇史徵實永勿諉

封少司馬吳來儀公墓銘

往余與少司馬吳公同肄學北雍也時大司成田  
公甲乙多士而余兩人受國士知游日暱因問兩  
尊人何狀皆抱風木恨矣每相欷歔泣下曰古人  
有親沒而三徵七辟不就者吾兩人獨何心而事  
應舉哉第朝家今甲得追贈所生爲地下光寵故  
不能自割耳已相繼成進士余浮沉宦路三十年  
司馬公歟歷中外杖中丞節奏最贈其尊人爲中



憲大夫四川巡撫都御史母贈恭人復自請告起家納言與 覃恩會載贈其尊人爲通議大夫通政司通政使母方恭人贈淑人而不佞昌亦承乏春卿微恩馳贈得追隨司馬以酬昔願於萬一司馬猶以罔極之痛余有同心從塞上授簡昌使志贈公墓中之石昌義不得辭也按狀公諱應道字自明別號來儀居士唐左臺御史少微公之後世居休寧之長豐里始祖太乙公領元總管之職國

初遷桐城十一傳而至公自髫鬣有穎異資授之書即上口贈通政儀亭公絕憐愛之嘗曰神太用則耗何况稚子雖就外傳多有暇日其執經家塾者十之三耳公旣弱冠稍悟學殖易落韶年不再乃奮志力學寒暑靡間嫻於帖括色澤高華學使者天臺耿公有入倫鑒補博士弟子頭角嶄然有昂霄之勢而以試宣城邁疾歸在歿法中時司馬公生九歲垂絕之日公手摩其頂而謂方淑人曰

汝無憂後事有此子在吾爲不歎矣善事二尊人  
汝食報無涯也言畢而瞑得年二十九耳哀哉追  
其遺行則太公六嘗邁疾籲天請代醫禱服勞裾  
不解帶太公六十陳牢醴以奉之集親賓以娛之  
季路負米之孝也述其遺文則有長誥云所憂非  
憂貧所憂其可休處處凌九霄行行戒深溝是茂  
先勵志之詩也假令嗣其年力三不朽事豈顧問  
哉長材厄於短晷英風鬱於促齡此司馬所泣盡

而繼之以血者也雖然嘗一臠而知全鼎若司馬  
公之傳神寫照亦何止顴上三毛而已銘曰  
讓王之後華胄縣縣以任得民自歛而宣鍾祥儲  
祉誕此名賢雲生泰嶽江出岷川有孝有德旣陶  
旣甄筆花燦燦腹笥便便福謙可信佐善則愆飲  
不盡尊潛乃躍淵龍門亢族麟閣凌煙朱旂獵獵  
紫誥箋箋是衆父父是大年年何造物之尚缺終  
食報以得全爰述太丘之行以題京兆之阡

會葬以終全愛服次且之於此也  
 榮華多變且與父父且大平平  
 不盡事皆已戰戰門式然也  
 到慶年茲舉舉則百以則西  
 而歸矣子賢雲主秦然也  
 公之與師故與心同也  
 而歸之以此言也

黎平府知府葛川喻公偕配王恭人張恭人

合墓墓誌銘

穆皇帝登極之初臺省奉 詔薦天下孝廉之以  
 行誼著者三十餘人於蜀則有若趙公願吉來公  
 知德而葛川喻公寔爲之冠云喻公者今侍御公  
 醒拙之府君也侍御以視漕至江南按次府君之  
 遺事屬錢太史立傳而以墓中之石屬舊史不佞  
 昌銘不佞昌習侍御不敢辭公名應台字秉符號

葛川居士司寇月梧公之從孫也公生而母王孺人有異夢蓋高僧再來之祥及髫鬢即夙慧異凡兒每獨寐喃喃覓袈裟不輟司寇公竒之曰吾家待爾而大豈吾四十年宦路不欺之報乎甫十餘歲喪父賴長兄別駕公應豸者遵遺命撫育倍至公亦奉別駕如嚴君孝友之聲浹於閭里里有兄弟訟產者廷辨不相下有司折之曰何面目見喻氏兄弟哉訟者息爭而去甲子登鄉書與豸之仲

子思恪者同上春官是時司寇壽躋九十猶及見一孫一曾孫成名真盛事矣公事司寇公最久司寇公有震隣之儆公獨身侍衛相依爲命雖風木銜悲竟承先志焉萬曆庚辰中周公子義本房副卷首謁選得漢陽令蓋楚大夫蕭公良有輩雅重公固請主爵云公治漢陽以廉善騰譽兩臺薦剡無虛歲旣就徵授廷評尋議改御史公怡然不屑曰擇官而仕無爲也在大理執法明允稱文無害

陞南虞部權稅杭關人謂羶途公無膏潤齋厨蕭然若應高僧之夢也繇虞漕出守黎平不數月歸志浩然投簪命駕酒社詩盟石氏下里門之步鄭公題通德之鄉七十考終諸福駢集當代完人如公無幾矣公生嘉靖甲午二月十四日卒於萬曆丙申得年七十有七公配王氏贈孺人繼室張氏封孺人頃以季子侍御馳贈公晉中議大夫兩孺人竝贈恭人公旣沒而漢陽士民追思循吏請於

學使顧公祠之名宦蜀之學使杜公亦采輿論祠公於鄉賢蓋司寇公與別駕已相繼尸祝而公復相從饗於孔廟之側祖孫兄弟咸列祀典喻氏積善之慶未有艾也合塋於城北石寶山之陽銘曰惟神不滅惟生有自孔釋手携祖孫世濟謝氏芝蘭孫家荆樹令德孝恭夙標其譽處養潛龍出觀馴雉不艷要津而安冷署乃佐度支乃司關市我心如秤臣心如水五馬專城知足知止桐鄉遺愛

太丘表里尸而祝之榮哀備矣義方所貽澄清績  
緒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不朽者名終酬者志琢石  
幽墟載筆惇史泠泠素風垂芬千禩

中書舍人許玄祐墓誌銘

過甫里不入許玄祐園林猶入輞川不見王裴也  
玄祐致身清華如司馬相如吾丘壽王而恬退好  
道蕭然有物外之致乃其歿也以哭母故遂成死  
孝士何可以一端測哉玄祐諱自昌其先太岳之  
胤宋淳熙中有自江右尉吳江者十餘傳而遷甫  
里又四傳爲郡幕怡臬公以孝友好誼聞於鄉邦  
即公父也公配沈孺人舉子不祿卜筮得陸太君

實生玄祐玄祐少有奇表廣上而豐下少讀書即好漁獵傳記兩漢四唐之業築倉而藏之飲食其中不屑屑爲經生言旣遊南雍登覽江山志意抒發四方名士皆折輩行與交顧數奇屢阨京兆試玄祐慨然河清詎可俟哉而以爲吾二人憂遂謁選得文華殿中書浮沉金馬日以揚扈風雅爲事輦下豪賢之會坐無車公不樂也玄祐居邑邑顧不自得亟請假歸侍郡幕公夫嬾細咎聲氣宛然

孺子慕也而代郡幕公爲德益力歲凶則減半平糶屑粥療饑所全活甚夥凡里中徭役最劇者率身任之不以煩桑梓先後燔責券無數末年產益落然族屬故人之以緩急告者未嘗不捐歲入應之也玄祐旣負勝情又以閒居奉親治圃葺廬水竹宜適杖屨相隨養志甚篤而丘壑神情愜隱殊蚤客有以驅車諷者輒笑曰池頭鳳何如海上鷗五侯鯖何如千里萼哉與玄祐交者吾邑陳徵君

景陵鍾伯敬山陰祁夷度及不佞輩咸樂其曠逸  
花時棋候命駕相期雀觴布帆間集梅花墅下開  
簾張樂絲肉迭陳而微窺玄祐意顧曲選舞總借  
爲萊絲娛者迨郡幕公捐館舍沈孺人繼坳窺園  
之日遂以少也惟昕夕侍陸太君起居稱藥量水  
不能刻晷離左右已太君病脾度且不起即有以  
身殉之之志預爲戒勅諸子微及後事家人方訝  
其不祥及承諱神氣綿悒已不可爲猶匍匐感喪

以勞毀卒卒之前一日里人聞有旌幢導從喧闐  
於市者爲徃生之驗云玄祐性闊達雖生長素封  
不問奇贏子毋事生平以讀異書交異人爲快所  
居與陸天隨故址近爲剔莽構祠祀之刻其唱和  
詩他如盛唐名家集行世者多出其技讐飯命西  
方夙期出世名僧靜士密與徃還而內行薰潔動  
循矩度事寡嫠褚氏終身如一日厚嫁姪女過於  
所生屬纊之前猶以嫠節被旌爲搏額簣上至



郤醫流涕以死奉母如玄祐死生皆無憾矣當玄祐有嫡母喪乞余文爲誌墓中之藏去此幾何而其孤元溥復以陳徵君狀乞銘玄祐有如歐陽公所嘆方從其遊遽哭其死以爲身世一大悲者然玄祐多子孫皆有雋才平泉樹石可保無恙而青緇之學昌顯於世者孝子不匱天意固可俟也所著有秋水亭草唾餘集樗齋詩草樗齋漫錄生卒詳狀中銘曰

其仕也爲親而不祈一命三釜半綸不易溫清其歿也爲親而不難一殉相見黃泉唯諾必應是其以近臣爲隱人而以才子爲孝子者耶間史狀之國史銘之誰曰不信

別駕澄源潘公墓誌銘

始余讀顏氏家訓其所以勗有造廸吉康者詳哉  
 乎言之也及觀魯公家廟碑奕世載德繩繩繼繼  
 靡非聞人乃知佳子弟即為賢父祖門第之高有  
 以耳海上甲族自潘恭定公後重賢疊肖其聞人  
 更僕不數而恭定從子有別駕澄源公者又恭定  
 公所素奇為國器者也公有聲太學久不得志於  
 名場乃應詔入貲拜大官丞所署內法酒故多

乾沒公有心計輒釐其弊尚方器物向用瓦缶公捐俸稍以銅鉛代之且絜爲令所省不貲堂庫出入年久耗損數百金巡使將按籍彈事勲卿攢眉無以應公積有麩價贏金克額得免吏議處脂膏不自潤而所全甚多其才優幹濟皆類此久之擢汀州半刺居温州公之喪服闋起補慶陽地屬邊徼專督軍餉公申嚴約束給散以時將士悅服府有悍卒訐其營長公援律治罪凌上之風爲衰止

馬甫兩月奉檄攝郡篆廉平不苛禱雨有應秦邑士民交頌比入覲事竣公已倦游賦歸來矣公歸而秦人之思更數載不替祠桐鄉而碑硯首也寧侯以一第重哉先是温州公之歿也公獨侍湯藥仲氏遠宦季尚冲齡公封識遺橐卽一簪一履不敢私啓衆有持均分之說者公力卻之推以予季壬人莫得其釁焉變囂喧爲雍睦有以也邑有踐更役諸從兄弟爭相訐公直代肩其鉅終其身不

自功大都以儉德厚道斤斤自將室無姬姜奉鮮  
華侈所至郡邑大夫皆重之若江右劉黃門作令  
時就公問政信其不欺東郡畢大司農司理時爲  
公發姦多其不較即有武健吏中先入語始未嘗  
不耽耽而後竟心折也公有僕楊仕從嬾翁家來  
賴公貲行貨江淮間驟富以終訟鹵楊族乘危攫  
其藏不盡不止或謂公曰如楚弓楚得何公曰奴  
不吾負無過亂門足矣公所居直學宮之陽諸生

陳言上官當毀其墉以廣學宮之路其詞不直賂  
衆可已公慨然曰世有舍宅爲寺者矧學宮乎吾  
何愛於家術衆亦無以難之也識者評公孝謹如  
萬石君惡聞人過如馬文淵未嘗減否人物如龐  
德公柔和忍辱如張公毅言言不愧矣壽躋八十  
高朗令終諸子若孫皆以文行才美濟縣官之急  
豈非盛世完人哉公曾孫余孫壻也稔知公生平  
而銘之銘曰

仕不必崇班要之營職隱不必深山要之寧極旣  
柔且謙師聃與易閨門肅雍鄉里矜式蓋無懷葛  
天之民而恭定公之遺則

沈高士公路墓誌銘

天啓初年禮部奉 詔移文海內求巖穴佚才有  
所纂述可爲 實錄用者所司以聞於時附麗而  
起者甚衆兩都九卿之署各自修誌誌成其秉筆  
者各予官郡倅或中書舍人而江以南大雅之士  
如沈公路臺使者張公式廬表宅欲以光茲選公  
路傲然不屑曰方有幽憂之疾未能從也比余入  
朝而大宗伯閩中林公詢吾鄉勝流某某輩余䟽

其姓名公路在馬方謀削牘而黨事起高木風搖  
無論繇藥矣林居以來慰藉相屬今年公路五十  
余賦詩爲壽又作草堂圖比之鴻乙而公路已彌  
留不及見嗟乎公路剗采逃虛遂狷介之性似靜  
者其結客振窮挾湖海之氣似俠者其憤世放情  
寄聲色之游似達者至夫沉酣竹素讐技魯魚聚  
可汗牛藏無游蠹斷簡必續僻事能徵又今之博  
雅君子也然而坎墮盛世奄忽逝波宅相僅託於

陽元血胤竟同於伯道不亦可悲哉公路所交善  
惟婁子柔李長蘅兩君子狀且傳而其子穀似泣  
請余誌墓中之石曰治命也何忍辭公路名弘正  
自其十二世祖都遠守楊州始遷蘇居郡城之烏  
鵲橋已復徙嘉定之青浦爲江東之沈六世祖思  
善以好義表其閭曰旌義子輔娶於瞿夫頌篤孝  
直指請於朝表其閭曰雙孝有四子修職卽槩其  
季子也槩生燾燾生應元世以耕讀亢厥宗而應

元之子太學生昌德字叔懷者最著則君之父也  
君生而岐嶷至性過人年十六文藻颯發華亭故  
宗伯唐文恪公誦其行卷大奇之曰此我輩人也  
叔懷公課子嚴君已弱冠猶欣然受杖無迂視居  
母喪三年柴毀不御酒漿族黨咸嘖嘖稱孝子孝  
子云爲文高朗自喜調與時背三試不售二監相  
侵遂絕意制科之業頷以稱詩爲事所著蟲天志  
小名錄枕中草爲世所賞譽詞客酒人坐上常滿

即有旬貸未嘗以囊澁解嘗僑居海上余交陳太  
僕子有與定忘年交後以論文失歡客有與君爲  
難者余嘗諷太僕曰兩賢豈相厄哉太僕亦悔然  
君自此與海上聲跡都絕矣歸於邑城有水石竹  
林之勝尊爨書畫之賞客贈以東坡雪堂玉印因  
顏其堂曰春雪賦詩亦命之雪堂集志所存也君  
嘗自謂富於黔婁健於叔寶壽於長吉雖復五男  
不有聽之冥數子姊之子曰穀似更有遺命以叔

父昌國之長孫竝繼宗祧書籍田廬分授有緒蓋  
困於市義死之日家無餘貲云穀似秀而文足繼  
君之素業將以此月二十一日奉公之柩葬於江  
灣之先塋元配孺人李氏先一年卒別有誌銘曰  
昔白香山之池上詩云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  
有酒有歌有弦者貧士不能致之夸士不能安之  
力能致之心能安之者公路也膏以明煎身隱則  
天全火以薪傳稱詩爲大年豈羨千百歲之頑仙  
不爲五十歲之樂天乎吾嘗銘王公大人之所要  
以亟稱無愧者惟若士爲然



程柳汀隱君墓誌銘

太史公曰陰陽家言使人拘忌而多畏自宋時賴  
文俊董德璋以青烏之術著於歙而歙之慈親孝  
子惕於禍福之說行營高敞數十年不能成一兆  
域者而素封之家爲尤甚信乎以金注者僭也程  
隱君柳汀八十時其子繼志走幣四方求酌者之  
什再易歲而以世父參知公之狀乞余墓中之石  
且以葬期告是所謀在地下不在地上者其孝可

念也程之在歛者皆著姓而汝川之程則自唐中丞灑始宋時則少師秘有洛水集行於世數傳而爲文和文和之子九峯鄉里稱善士有丈夫子七人長爲隱君名灼字見甫自號柳汀習見家世修計然策牙籌之與親駟儉之與使非其好也乃從掌故家游繙經閱史幾於遷業九峯韞之柰家督非君不可而君自度不能竟學廼修息吳越間鮮有遺策自謂用其所短反以見長蓋出納在手高

下在心者垂四十年而子母錢與六弟共之一羸一縮截然分授歸於至平雖童奴厮養無有腹誹唇稽者友于賄矣祝黃門石林作令時行鄉約法察舉君以爲約正里中有疑事每以相質君不任受德不受任怨而至於緩急之際密有幹旋或捐橐解紛終無知者故有長者之譽其理家也衣不重帛食不兼珍禽蟲之屬不忍恣刀俎以供口腹儉德如此而作宗祠建書院不惜鉅費以成壯觀

至書院名九峯令昭示子孫知嚮之輟學非九峯志也君之八十也余友陳眉公徵君爲撰仁壽堂記君讀之曰仁則吾何敢知里巷小善逋者蠲疾者藥亡者積力猶可勉我子孫無以老耄而失我時以告我可也嗚呼假令司命者多假之以年君之爲德於鄉者寧不與遐齡竝暢耶生卒婚媾之詳具狀中不復贅銘曰  
染與淨何常淤泥有蓮花雅與俗何常貨殖有儒

家政以孝友成人見其老而彌劭富爲仁義附猶惜其生之有涯

王隱君墓誌銘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近世士人一事佔  
俾何能復問家人產且耻言耕况賈乎有佳子弟  
能服賈爲父兄勸學此孫武三駟之法所謂一不  
勝而再勝者也武林王見石先生有三子皆負雋才  
先生旣屢躋棘闈以食貧故不能一意竟學於時  
仲隱君長跪請願爲家督持門戶修什一之息以  
供朝夕年踰舞象即以賈起家見石先生始得將

長公季公跳身就四方都養之維揚之海上之大  
滌山中下帷攻苦不反顧先生舉明經季公亦對  
大廷登甲第蓋至季公迎二尊人祿養京邸而隱  
君如弛於負擔世稱樂有賢父兄寧知子弟之能  
成其父兄若此可謂豐年穀矣隱君名國柱字君  
奉別號潤菴系出晉始興文獻國初繇暨陽徙錢  
塘世著隱德七傳而爲雲石公博雅慨慷振人之  
急千里誦義是生見石先生隱君則其仲子也生

而有至性得膝下歡初割產僅田十畝會見石公  
有女弟無以爲嫁憂形於色隱君輒鬻所受田治  
粧宗黨服其孝義友愛伯季二女弟終其身無間  
言同舍生歿於他州訪其遺孤時加周卹戚屬有  
乘儉歲而操券以窘隱君者亟償之比家旣饒與  
相窘者數見曾不舉前事以重其愧即季公顯貴  
里閭皆屬耳目於隱君無若夫已氏之子改玉改  
步何隱君顧夷然故吾檢押若寒畯無驕氣也他

所焚券掩骼設粥施餌長者之事不勝書而武林  
述其爲內弟沈無回孝廉經紀其家政令一意竟  
學稱天下士乃在無回七歲時心許之類有鑒哉  
者士大夫或難之矣見石公壽躋大耄祝觴無幾  
何捐館舍隱君痛欲絕凡三日而不起猶令人掖  
而就苦次死孝哉死孝哉隱君雖布衣而修處士  
之行其緒言餘教以勗文學克家等孝友家聲方  
來未艾可傳已生卒婚媾詳狀中銘曰

有以樂其親不必其榮也有以榮其親不必其躬  
也貧有所不辱滿有所不足此之謂荒年穀而豐  
年玉鬱鬱佳城千秋吉卜

墨林項公墓誌銘

陶隱君論書曰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  
世無達者鮮知其解其樵李項子京平公蒙世業  
富貴利達非其好也盡以收金石遺文圖繪名蹟  
凡斷幘隻行悉輸公門雖米芾之書畫船李公麟  
之洗玉池不啻也而世遂以元章伯時目公之爲  
人此何足以知公元章論書以端明爲畫字蔡卞  
爲得筆伯時故游蘇門蘇助之羽翅黨事起尋負

之一歟一生之際豈有達人之觀哉子京夷然大雅自遠權勢所與游皆風韻名流翰墨時望如文壽承休承陳淳父彭孔嘉豐道生輩或把臂過從或遺書問訊淡水之誼久而彌篤此外則寧狎飛鳧弗親軒蓋郡守某以年舊請見雖復倒屣殊乖鑿坏爲數日不怡其介特如此先是吳中好古之家浸尋疲于勢要搜括公以翰墨徜徉竟厥世不爲他嗜以故廉者不求貪者不顧人以是服遠識

繇斯以觀公之賢於元章伯時不已多乎公名元汧字子京項之先汧人也以扈宋居秀胥山里爲甲族自襄毅公以來七葉貴盛有以孝廉令長葛者曰綱綱生贈吏部郎銓銓有丈夫子三人長上林丞元淇次東粵少叅篤壽公其季也少而穎敏十歲屬文不難究其家學已念贈公旣背養而太宜人苦節即仲致身王塗不遑將母吾寧以青氊故重遠子舍乎於是絕意帖括顓奉太宜人色養



親自浣滌終身孺慕少叅公忠孝大節公有助焉  
公居恒以儉爲訓被服如寒峻如野老婚嫁讌會  
諸所經費皆有常度至於贍族賑窮緩急非罪咸  
出人望外曰吾自爲節縮正有所用之也戊子歲  
大祲饑民自分溝壑不恤扞網公爲捐廩作糜所  
全活以巨萬郡縣議且上聞牢讓不應終不以爲  
德市閭巷聲有司益重之公雖蚤謝咕嚕謂祖父  
遺經堂構斯在不欲令子弟亦知達生之趣有六

子各受一經嚴爲程課猶子孝廉夢原六齡失母  
鞠誨備至孝廉蔚爲名儒而諸子彬彬皆不愧王  
謝家風云公畫山水學元季黃公望倪瓚尤醉心  
於倪得其勝趣每作縑素自爲韻語題之書法亦  
出入智永趙吳興絕無俗筆人爭傳購初稱墨林  
居士皇甫子循作墨林賦以貽之晚年意在禪悅  
與野衲遊因感異夢更顏其齋爲幻浮且手題枰  
檟比於司空表聖之誌生曠者洵稱達人矣憶予

爲諸生時游樵李公之長君德純寔爲夙學以是  
日習於公公每稱舉先輩風流及書法繪品上下  
千載較若列眉余永日忘疲即公亦引爲同味謂  
相見晚也公與配錢孺人歿數十年而次君德成  
圖公不朽屬余以金石之事余受交公父子間不  
可不謂知公者何敢以不文辭他若生卒姻婭之  
詳子姓曾玄之屬具京山先生行狀中不復載銘  
曰

易著謙吉老稱儉寶孰藉高明而甘枯槁孰秉素  
心而事幽討今游古初神傳象表越山嘯傲長水  
潦倒清虛之鄉達人所保有嗇其躬施及國葶有  
朽其容藝窮文巧歿何如生大夢獨曉向平猶惑  
彭祖爲天史銘諸幽聊識其小舟壑之藏壑曰可  
攷



隱好義稱弘祖之母王孺人八十餘違養將歸隱君之藏匍匐五百里請余銘不忍辭按狀豫菴公名有勉字思安贈光祿丞柴石公之第三子十九罹父喪伯季六人以射覆法析產公一再得正室乃讓於伯兄而自處東偏之曠土是時家已中落與王孺人拮据修息竟復舊觀園亭水木之樂甚適也或勸之以貲爲郎輒不應蓋公性喜蕭散而益厭冠蓋徵逐之交即秦中丞楊問卿侯司諫皆

周親相善時訪公公固匿避以疾辭亦無所報謝其雅致如此中年傷足不良於行晚而爲盜所苦疾作卒不起僅得年六十公有三子伯仲皆王孺人出常與仲子弘祖居仲子好遠游所至必探幽窮勝傾其獨行嶽崎之士然每結束行裝則有戀戀趨趨之色孺人察其意慰之曰吾幸健善飯足恃耳男子生而射四方遠游得異書見異人正復不惡無以我爲念故仲子足跡幾所謂州有九遊

其八者孺人成之也隱君不事織嗇其斃而復振所拮据修息者靡非謀室之獲已多泛宅之游孺人望衡築室令無垂堂虞季子弘稔生孺人字之不啻出入腹隱君卒先一月謂孺人季吾孽也若投產勿得視兩兒孺人不以爲治命舉田廬鼎分之甲子歲稔米斗百錢孺人命仲子出粟以活餓夫歲數十石仲子念孺人所居湫隘將改作鳩材矣孺人聞墓碑在風雨中撤使甃而垣焉又辦祭

田數十畝倡族人享祀嘗有所感憤回家孫質之青陽張氏入門見其家無長物有素風則喜恭人躬紡績則又喜旣而計部君自拭藤床恭人自進茗饌益大喜竟忘所白事歸歸而疽發於背俄頃竟尺醫云是疽非憤極不成非喜極不散今發矣當無恙後果然其虛懷服善識大體學士大夫所難也孺人有兩孫以學成列鬯序孺人嘗同仲子之子卯孫勗之曰民生於勤勤則不匱今里媪之

織者無數而吾家獨以精好聞學猶是矣張山人復有晨機秋圃圖名公題詠殆徧焉先是弘祖遊華山至青柯坪忽心動歸而孺人示疾自此依膝下絕跡不出戶孺人八十爲徵作者詩若文以佐祝觴迨乙丑自春及秋侍湯藥幾廢寢食以身殉孺人勞苦之曰無爲死孝吾從而父已晚矣彌留之際神識超然令妻壽母不已兼之哉嗟夫隱君不喜冠帶交而孺人成其志仲子爲振奇之士多

林下風此如萊嬾鴻妻雅稱偕隱可以傳矣生卒姻婭之詳具狀中銘曰

布衣之豪動

九關家聲不泯餘仍孫市交客滿隨朝昏乘車戴笠氣可吞夫耕嬾織素業敦不爲臯門爲鹿門幽人坦坦真足存龍蛇旣厄孤鳳騫善作善成貽穀繁寶慈寶儉合道言風雨如晦雲雷屯半榮半瘁同一根中分後合干將村管彤鬱鬱照墓門

處士宇溪陸公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既爲亡友叅知雲臺張公銘玄宮之石矣公有遺文狀其仲姊及宇溪公公子超越皆遊黌較負雋聲問業於余即雲臺誌中從讀書吉州二藐孤也翁媪葬卒既久虛墓石若有待余不敢失亡友之誼乃無辭操筆按狀公姓陸諱瓊字思佩別號宇溪世爲錢塘北郭里人諱基者生敬敬生華華生政政生水村公侖代著隱操水村公有三子公

其仲也公生有至性八歲喪母屠哀踊如成人時  
島夷寇起水村公納婦稚於郭獨身跳伏視廬舍  
公登陴凝睇偵知寇退乃始敢進食既習章句穎  
敏絕人以水村公不樂儒去而習計倪家言甫當  
戶事水村公借繼母賈得其歡心喪父如喪母喪  
繼母如喪父時哀踊也撫弟妹備極恩厚蚤敦伯  
淮之愛長而析箸非其意已公雖心計服賈而士  
行丙夜篝燈縱橫百氏博洽如經師出與里中兒

論難皆屈服去里兒以是日構公會有殺人當道  
者所棄屍乃公家匠也縣令騶呼適過之無賴子  
遂以誣公兄弟公慨慷申雪不數日而事竟白諸  
兄弟人人人才公倚左右云江陵相當國量田議起  
公應縣教董其事下令以旬日報竣公側身墜陌  
目送手畫不爽銖寸悍長吏不能難反優獎之公  
自是始得脫踐更與張孺人專爲家也未明起視  
臧獲率作視其勞者衣食視其下者先業益拓又



不規規什一常貸買人金數焚責券一語許諾即  
赤手丐千緡與之無恡色有於某驟歿公撫其幼  
子迄於成立方某者欲寘宅力未給也而有遠行  
託公市之公知約有諷公此美宅何不自取公笑  
弗應俟方歸即推予焉隣沈叟素德公欲以田園  
賤售公竣謝之沈坳而恤其嫠有加也王生構於  
讐幾陷重辟公捐貲出生犴狴不責報邑令陰遣  
掾訪按里中豪某某擬聞之臺使者掾夙重公德

望從容延問公爲極辨脫三人於歿卒不令其人  
知也其敦樸重俠類如此公爲儒不卒獨好與儒  
者游張孺人能識公意咄嗟治具閨中若無音響  
以是公負賢豪間聲益遠孺人生名族嫻內則諸  
訓家世豪舉而翁性儉樸甫迎車牽即勅新婦不  
得張樂入門乃易椎布操作而前尊章大喜事繼  
姑賈莊甚處妯娌如姊妹和氣照暎佐公襄大事  
動合程範析產非公意尤非孺人意也當公主量

田事鄉胥縣吏以千指集其家晝夜旁午孺人爲  
椎牛致酒勞問勤苦人人滿意去歲時伏臘輒手  
織縹錦躬炮甘炙以貽太安人撫愛諸弟時偕公  
爲經紀門戶故叅知伯仲得端意本業浸達貴顯  
焉公旣憐愛幼弟寰溪君欲令治儒孺人曰是孱  
而少神何可令獨困蓬鹽哉佐公調護卒愈痼疾  
他若迎外媪撫孤甥公倡義孺人無不應者檢綜  
管鑰嚴而有體督二子就傅伊吾聲不丙夜不休

孺人歿而公忽忽不樂稍縱意詩酒間時戚然有  
良友之嘆奄忽數年竟亦下世余讀叅知狀而悲  
之然公夫婦可謂能行其志也內行整潔慈風穆  
如使公生前代必首應孝弟有道諸科列婦德於  
少君孟光間又何媿乎手投佳種旋獲拒芭雙鸞  
對翔兩穀齊薦儒効彰灼斯其應矣公嘗有興作  
巨斧粹從梁墮葛衫中劃而膚理無傷無賴子鬻  
田於公迫負官錢腊毒衣帶至公所索釁公飲以

酒出好言慰去之他所爭攘歿公蓋有天幸人以  
爲盛德之報云年月姻婭具列狀中銘曰  
冀之畝恭如友臯之庶肅若俎唯德符如鼓桴以  
鳴厚同絃奏山輝壁川媚珠翠哉藏澤不渝

龍安府照磨怡泉許公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甫里之許埒於素封非藉世貲也蓋謀室而獲焉  
先是許公之翁媪以家難廢箸蕭然貧也自沈孺  
人爲冢嬾不愛簪珥俾郡幕公用昌大而賈逐什  
一之息而家乃大饒或曰孺人有心計躬自操作  
與僮奴同勤苦亦賴有天幸舉無遺算斯二者孺  
人有之而非其所以造許之繇也家之將興必有  
內德相夫子以慈孝友恭而得全全昌有保之者

矣按狀孺人沈氏崑山里人幼有慧性父母憐愛之爲擇快壻得郡幕公筭而歸許能潔修澹奉尊嫜稱孝頌時許翁多宿逋收責者叩關而呼無以應翁有窘色孺人謂郡幕公曰此家督事也色養之謂何於是翁析產郡幕公請獨任逋不及季季以此得息肩家亦起而不兄若者每當無年意不能無少望郡幕公周予無算而孺人更以妯娌情陰餽季婦無床第惑蓋終季之世靡諄語嗟乎婦

言是交友于道缺許氏之友愛也以用婦言更著非家之祥乎孺人生子旣壯不祿郡幕年將艾且莊孺人殊無意及副筵藉令孺人牽於帷房之愛不爲宗祏計即財雖與衆共之非所以長守富也孺人則爲求良家子得同里陸翁女飾以進與之相得甚歡已而舉中書君孺人爲解襟抱懷中屬毛離裏不啻也時其寒暑調其飲食視其藥餌爲之虔管鑰者若而年自就傳而授室而孫子婚對

而賓客酒醴乾餼無問細大孺人是供即陸孺人無所加其愛孺人年六十七中書君徧走海內名公若文若詩若傳若序爲母壽人謂中書君孝無與比實母慈所感也孺人成其夫孝又成其子孝可謂賢也已 是宜銘銘曰

先民有言孝衰於妻大岳之後潛德有齊而室不難而情不携而熊是丸以愧彼牝雞琢不玄室而史爲之題

許僧上配鮑太孺人墓誌銘

故太保新安許文穆公以純德素風刑于門內家法之美爲當代士大夫所稱方其立朝已悼亡哭子而厥有成之者其長公配鮑太孺人實以冢嬪代爲家督云嗟乎盛衰之際人所難處也文穆之榮哀太孺人身閱之矣當其鼎貴不以盈及其殄瘁不以輕非以其能持盈故能定傾耶彼鬚眉男子憑藉光寵至使其父兄不可以死者矣何論閨

惟婦太孺人於是乎賢矣太孺人生二十七年而許長公沒誓以死從絕粒不食文穆使保母諭之曰殉死易撫孤難請從其難者太孺人執志不回自經者再絕粒者又六日文穆呼天而泣再遣保母致語曰亡子之孝嬾之所知也老人身半枯矣而忍重憐之乎有親不能養而遺以身後憂亡子不瞑矣今日之事所謂死重於泰山者也嬾其易慮庶存孤以安我太孺人迫於義奄奄床褥間泣

謝始進粥糜終三年不絕哭積哀成病數瀕於死至三孤成立而自謂可弛於負擔也太孺人雖無年抑有不欲盡其年者矣令甲節婦非六十者不得旌其以子貴貶封者亦不得旌太孺人格於令弗被旌也諸宗親乃私謚之曰賢節而不佞昌文穆門下士且受交於長公者不敢不以文辭而誌之曰

太孺人者鮑氏名靜華撫州倅獻旌長女贈中書

舍人許伯上之元配太保文穆公冢嬪也太孺人  
大父贈工部尚書季賢公與文穆交善爲婚媾太  
孺人年十六而歸於贈中舍公鮑故大家治裝甚  
盛文穆雖通藉汪夫人猶然荆布也太孺人即去  
綺紈以儉素事汪夫人時軋軋聞機杼聲矣文穆  
公家無負郭仰奉入以贍宗親不足又耻爲旬貸  
太孺人曰仕不家於官嬪豈家於裝哉出裝具以  
爲二尊人資斧其知大體如此太孺人事汪夫人

甚孝常一日晏起汪夫人曰日可中否太孺人自  
是雞鳴盥櫛問寢汪夫人即汪夫人夙興莫能先  
太孺人也汪夫人有茗具索之不得或謂失之新  
嬪所則戒左右勿復索太孺人聞之但謝過不自  
剖也後竟得之他所汪夫人服其有量汪夫人疾  
太孺人衣不解帶侍湯藥者月餘以身爲禱家人  
爲之感動焉文穆携家宦邸旣喪汪夫人令太孺  
人與娣姒遞司中饋時臧獲非素御皆凜凜奉程

束無敢撓其政者每上食文穆必親滌器調羹不  
敢假手侍者蓋其慎也文穆旣解相印歸益不問  
家人事太孺人內奉高堂外支門戶井井有條每  
嘉辰令節必集親知設牢醴與文穆勸酬以樂其  
志文穆疾革顧諸孫曰汝曹有賢毋我與而父俱  
可瞑矣其生事死葬畧無遺恨云太孺人教諸子  
最有法自能言即無敢以罵詈爲戲者能行坐即  
無敢躡次先長者及其就外傳每傳意塾師勿以

姑息從事諸孤每塾中暮歸或受荆楚必問所繇  
或以書法不謹句讀不習爲秉燭危坐從旁課之  
必得當然後就寢諸孤有過必令侍兒設氈具杖  
跪而責之旁引曲諭俾自知罪而後撻之每撻未  
嘗不呼贈公而哭自咎其不能教也諸孤至無以  
自容痛自懲艾蓋仲子已服官太孺人從之宦邸  
猶數數規其言動督過如兒時諸孤恂恂如處子  
不墮其家聲微太孺人之教不至此太孺人治家



嗚嗚儼若朝典然嚴不廢恩擁一布被二十餘年  
敝猶不改然嗇不廢施見道旁之枯骨槥之驛傳  
之挽卒糜之宗親之不能舉火者脫簪珥以助之  
有從叔祖殯太孺人屆期邀娣姒會塋或曰貧老  
而孤何當此禮太孺人曰吾知禮而已不知其他  
先是文穆公析諸子田廬太孺人不辭寢丘曰何  
如先姑機杼時也太孺人持禮意甚謹妯娌娣姒  
望其神檢以莊見憚諸子頗師保奉之不敢失尺

寸其撫王夫人遺女如已女皆以端操貞靜儀之  
既出閤皆能執賢嬾道矣里中婦洪氏者喪其夫  
時起居太孺人與居閱月輒感而自矢曰嬾人再  
譙真禽行耳終不離太孺人左右京邸僦居相傳  
有妖祟遠官貴人無弗移避之者太孺人命弗移  
終亦不爲祟也太孺人素不佞佛當其喪贈中舍  
時所謂瀕於死者家人已治後事矣一旦不藥而  
蘇遽呼侍兒問曰適白衣女郎自何所來乃倒瓶

中甘露飲我耶蓋大士默相云太孺人柏舟之節  
皎於冰霜動物感神不虛矣太孺人就養北征之  
清涼而病革猶端坐呼子若嬾諄諄戒勉俾歸而  
傳語遵奉遺訓預定化期不移晷刻幾於委順者  
太孺人沒時享年四十有八子三人抑太孺人之  
賢故自天篤要以文穆公之清邵若縮故太孺人  
式其儉贈中舍公之孝謹若慶建故太孺人習其  
恭而諸孤之枕經藉書若謝之玉樹王之青箱故

太孺人益閑古訓襲美彤史其淵源遠矣是宜銘  
銘曰

人之壽年惟識所持同於壽者壽亦得之懿彼賢  
節豈與壽期爲死者孝爲死者慈寄生之身捐之  
若遺不則今之鮑太君與昔之鮑太君何修短相  
越之如斯吁嗟乎是惟相門之女師

王母季太恭人墓誌銘

吾郡母德之賢垂耀彤史者更僕不數而最著爲包母楊太孺人其兩子俱稟慈訓以忠孝大節爲名侍御微言懿範天下莫不聞至今而有王母季太恭人者與之匹不惟三珠並耀二方競爽次公陳臬於雄藩季公含香於比部其家門之盛世德之美與包氏同而微言懿範百年再見是固史家之所當採者况重以孝子之微言也按狀太恭人

太學孟巖公之女母曰秦孺人其始娠也王父憲副鴈山公夢鳳翔於庭厥明占之宜誕貴女生而婉靜不凡女範女紅過目即脫口成誦脫手成剪襪鴈山公休沐授以孝經內則諸篇及史書賢媛事輒持記不忘心益奇之孟巖公之游太學也與毅宇王公同研席交善遂締朱陳之盟以太恭人歸毅宇公之第三子是爲贈中憲瑤林公敬姜和鳴之繇果不虛矣毅宇公身衣世業高自標置交

無塵雜獨敦禮經師督課諸子靡晨夕輟家駒千里尤目屬贈公贈公口不言錢手不握筭自太恭人入室則內政井井米鹽出入皆有記注臧獲受成鮮所乾沒贈公得以肆力於學籍籍黌較間謂巍科可芥拾而數奇興歎名心漸薄太恭人恐損樂生之趣時時慰解之又廣其意曰吾視君豈長貧者考作室子肯堂一身也且君已作達吾子安得復爾於是贈公無厚業矣太恭人乃以辦兼珍

而營夏屋修毅宇公義方之訓有過無不及焉太  
恭人嫁時簪珥珠璣盡於修脯居然荆布妝鎔趾  
鳴環盛飾間無忤色謂佳兒可恃也贈公孝行無  
與比太恭人善成其志姑夏孺人病醵天請代既  
已垂絕得少延毅宇公困於焚券豪於傳觴太恭  
人擊鮮召客不聞囁恥促毅宇公既貧而無憂生  
之嗟以此至於孝奉尊章迎養母秦孺人與姑季  
孺人之歸何司理者恩禮備至贈公副造所生愛

勞均一三黨周親振窮憫乏惟力是視尤聞德所  
難也次公癸丑成進士廷對服官季公以己未成  
進士太恭人各有手書以清白慈儉相勗憲副兄  
弟既免贈公之喪依戀膝下不作魏闕想太恭人  
日見以此爲孝吾少讀孝經不日孝始於事親終  
於事君乎憲副兄弟奉命惟謹是以單車就道而  
不意大期忽至風木銜悲憲副陳臬奔自鹿泉水  
部衡文奔自象郡各以畏此簡書缺然含歛爲終

天之憾而太恭人以教子觀成君恩游被比於  
包母之遭際有險夷之異焉故含笑入地也余爲  
諸生時與吳廣文者會文於贈公之家塾時贈公  
猶未弁稱爲同社小友去今四十五載而復與憲  
副兄弟爲同朝爲姻戚旣誄贈公而又誌太恭人  
雖蒲柳之未彫而蓋日之難稱矣是宜銘銘曰  
清淮世澤有開必先旣叶鳳卜克成象賢名爲伯  
鸞之婦而何以薦葦之逢年名爲義方之母而何

以纓綏之蟬聯舟方泛而藏壑劔欲合而歸淵繼  
包母者彤史祚王氏者青氈

祝母陳孺人墓誌銘

余友祝堯觀舉孝廉三載矣蕭然藿食不治家人  
產也泣謂余曰先慈陳孺人自爲女而爲嬾爲母  
畢世而與貧俱何瘁也忍言逐貧而吾母之賢有  
暗合女史傳多可書者吾母陳氏陳之先世有隱  
德而樂善公多賢豪之游爲最著其家故不貧也  
再傳爲東山居士惟不造事困於徭役產日挫旣  
捐館家益蕩散不能守先世之舊廬孺人與寡母

形影相弔雖處艱危嘗有以慰母意令忘亡者無  
改度孺人以十五而歸我父外祖母張力不能治  
奩具吾母以荆布錯綺羅珠翠中若有以自異者  
無蓄縮吾父少即習賈始採茶楮禹航山中嘗經  
月一再歸繼以單舸走吳楚間徵穀貴賤嘗經歲  
一再歸賴吾母持門戶無內顧即折閱助以織紵  
無室謫祖母鄔孺人性嚴卞御子嬾易爲譙訶吾  
母莊事有節無失歡吾祖治家嗃嗃子弟使人各

一藝每始旭耕者春者讀者走日中者食指動數  
十皆仰給中饋母椎髻操作入厨治餽咄嗟立辦  
無廢事不肖旣就外傳奉母訓如嚴君伊吾之聲  
晝於塾而暮於寢也有以屬旬賞余早慧者母却  
之曰勿以驕兒志即先祖父母含飴相憐母益以  
游惰戲淪爲誠無小慈鄔孺人寢疾吾母與伯母  
陳更番入侍母衣不解帶者浹四旬每中夜起撫  
摩扶掖親滌中禴久而愈無勸色母以故善病以



哭余祖父成瘵不治彌留之際從容布席從床褥間稽首以不肖屬伯父母曰陳氏書種在此子矣此子也才惟伯氏之賜子也不才惟伯父之望願卒子之乃命不肖蹠而進杖不肖伏地泣不止正色曰死生命也若不忘吾言吾且不死奚泣爲於是以一篋授吾父其一皆含斂喪服具也蓋怡然委順無怛化孝廉之述毋大畧如此而孺人生前歿後可悲可憤之變尚難更僕數也中壘蔚宗所

載孝嬭賢母何讓焉嗟乎祝公父子世牟什一孺人獨信詩書之可以亢宗庶幾哉斷機畫荻之流且於寵辱死生之際有士大夫所不能自持者孝廉之不醜窮亦猶孺人之遺教乎孝廉又泣而謂曰昔吾外王父樂善公與吳文定交善文定嘗爲修譜而顏其居曰灣陳世家吾外父死且不朽今何以不朽吾母非一片石哉於是以狀授余余讀之不勝嗚咽蓋三輟編而後竟嗟乎祝母之下世

以三十四先慈以三十六其貧瘁同短折又同生  
無五鼎之食而死有半通之綸亦何解於中天之  
恨哉惟是孝子之請不忍虛也乃叙其槩而銘之  
曰  
若或嗇之富壽而康其身則殃若或畀之端淑而  
臧其家則祥身之殃歿則已足謂女中有顏子家  
之祥子之以孟母之名照彤史

叅軍靜吾賀公墓誌銘

朱方之有賀氏也陽夏之有謝也汝南之有袁也  
賀之有承德公也袁之有邵公謝之有弘微也公  
名學文字知本別號靜吾仕爲河南都閹幕官非  
其好也而自以孝友獨行顯公祖曰封王事默齋  
公鑄父曰江西按察使澹庵公邦泰澹庵公筮仕  
爲莆田今邑粹中倭嬰城誓守而歸其家人公嫡  
母鄧安人卒於途公時方九齡哭踊如禮已代澹

庵公居子舍事封公封安人備極志養當公遊南  
雍封公誠之勿作少年遊公題其訓壁間以巨石  
支僧寮不一窺桃葉歸而受家秉益食淡茹苦盡  
瀟世家子習氣以是當封公意而澹庵公亦藉公  
無內顧憂已而封安人封公相繼卒公哀毀幾絕  
如奪怙恃爲勅斷酒肉者三年其居生母歐孺人  
喪及奉澹庵公諱皆然澹庵公宦遊在千里外公  
間關定省往來策一瘦衛津人候吏初不復覺已

家居十年公無晷刻不立侍澹庵公性卞急小有  
所忤公且受捷盤旋寢門間俟怒小釋即復入欣  
然已應奔走矣澹庵公日喜誦金剛般若經切後  
二十年公持誦如一日且詔諸子曰吾非爲爾祖  
乞冥福也庶幾開卷見羨墻耳其純孝如此公諸  
兄弟豪舉任達每歡飲爭博得公片言輒解公亦  
儻易絕無城府及周旋尊親矩趨尺步不敢纖毫  
越禮賀族之大甲於江南而家乘未修公慨然任

輯之水木淵源遂如鏡焉性好施予尤敦於故舊故舊子弟多倚公爲外府至屢瀆不厭戊子己丑歲大饑公倡諸兄弟大賑里黨所全活不可勝計他若貧而不克婚者負而不克償者名山梵宇之宜復者貴官勝地之宜飭者不繇勸諷觸目動懷未嘗市以爲德亦未嘗徼以爲福也公雖以祖父意責令當戶拮据家難備嘗辛劬而實不樂屑屑同生產歲入所贏半爲綱紀者所沒或併其橐負

去公知之弗問也爲趣具召客客至投轄轟飲或遍呼子姓賞以巨卮雖貴顯滿座駢聲如雷語多衝口怒不淹時人亦無怨之者公晚年邃於道術嘗閉戶演習滿百日始開關紫光奕然在其大宅雅好奇遊以過魯遊岱嶽以奉使適晉遊恒山以宦轍中州遊嵩少如禮九華登泰和謁武夷溯梅岑振策累糧涉危踰險皆少壯人所趨趨迴馭者公獨從衰暮鼓勇髣髴靈仙庶幾一遇嘗夢入福

地邂逅數老人題詩滿幅覺而誦之飄飄有凌雲  
意疾革時揮手碧落猶以未踐衡華爲生平缺事  
可以知公曠懷矣公生以嘉靖壬子歿以天啓乙  
丑得壽七十有四元配華安人有賢操助公起家  
者也子三人長太學生懋元次南京光祿寺典簿  
懋光卽以 覃恩進公階者次太學生懋亮側閭  
出女四人孫四人孫女三人嫁娶皆名族詳懋元  
行實中元等旣葬公荆城堊祖塋之次而以墓中

石見屬余觀公生長巨闢人地高華展騏驎之足  
日入猶輕千里也乃知足英年耽玄壯歲儀結心  
一專氣致柔如公可謂善學道者若其孝友之澤  
揚之愈芬爲公子姓者麟祥鳳舉皆遠遼萬石家  
風公所貽又不超遠矣是宜銘

銘曰籍登散吏儒証列仙身超物外意象帝先姜  
肱陽城友愛比肩皇人窓下白傳池邊鶉居爵躍  
審鯢淵大還旣熟捐小年吾銘其宮永不騫

文學虹山汪公墓誌銘

汪之先蓋出魯公之後自潁川受姓散居江左世  
 有聞人在漢時則有若龍驤將軍文和在晉時則  
 有若司馬叔舉在唐時則有若越國公華而其自  
 唐模遷巖鎮為巖鎮甲族則宋孝子時揚始著時  
 揚有二子皆舉明經寔亢巖鎮之宗詩書孝友之  
 澤所繇來遠矣十三世而為竹塢處士處士有文  
 夫子二人虹山君其仲也君生而沉靜幼不好弄

垂髫從師受費易同舍生間以嬉輟業君恥與爲伍同舍生易之私相念汪氏子獨善臥耳何不能致而穴壁窺之則挾策讀書甚莊同舍生遂嚴視君不敢以狎進弱冠博士弟子試輒先其曹偶有司恒鏤其文以爲士的公益潛心竹素紛華無所好遊聞無所接斤斤如也先是處士公好任俠家用中落會季弟蚤夭按大宗法當以君爲之後君不可曰吾母晚而舉某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即

不能五鼎養菽水故不乏而以利遺親也處士壯其志乃推猶子以嗣之君處脂膏不自潤而所郤貲鏹千金于是藉藉孝義聲重里中矣君有伯氏以收息轉輸爲家督母夫人氏嘗念其勞因燕集諸子婦咸在謂處士公曰大兒非余所出顧其位夫子月霜露遠服賈吾子安得與等異日柝產當割其肥以不平平之處士公曰吾家素業賴伸而引長之安得左儒右賈以隳後人志矧書生攻

苦茹淡不得與冒霜露遠服賈者等乎伯氏長跼  
稱善而處士之配項孺人猶悒悒不自得君心識  
之當析產時母夫人已捐養君篤田薛之誼默承  
母志焉識者多之處士公嘗做司空表聖治生壙  
于環山之麓且闢丙舍其旁爲家塾時以勝日策  
杖往憇聽伊吾聲而命園丁蒔松種菓君則親爲  
盥鍤執爨以進日暮掖處士公以返以爲常及處  
士公沒君復挾書讀于墓側風晨雨夕悲感同舍

同舍友爲咽不成誦云君試于鄉者六主祠莫能  
收乃嘆曰吾始不五鼎養今而後知不五鼎祭矣  
唯昔人所云教養子孫以忠後退讓誰復難我者  
于是手輯名儒家訓與先代格言與子姓相勗書  
凡若干卷藏于家里族有相構者多取平于君君  
不自爲倡每當羣議既定輒理前語曰某某議是  
聞者心折雅不喜爲豪侈衣不重絲食不兼味至  
於振窮結客豁如也君所錄經書子史皆成于手



端謹有法大類鍾體而不以書自名語曰知希爲  
貴君之制行近之矣君生于嘉靖丁亥八月二日  
沒于萬曆壬午八月二日其沒也前知大期曰以  
是日來以是日去蓋莊子所云無怛化者殆是乎  
得壽五十有六子四人宗傅宗周宗魯宗榮孫十  
六人玄孫三人多鬻序之彥女一人適癸卯舉人  
方可觀歲乙卯九月廿七日奉君與元配曹孺人  
側室徐孺人合葬于範里桃林塢之原負坎向離

徐孺人者魯榮之生母而宗魯與余游談藝有日  
行業自樹能追述君德言懿行不墜先美余故不  
辭其請而爲之銘銘曰

以天合者棄璧而趨錐刀爲親離裏爲疏君雖不  
伸于奉檄而愧彼絕裾吁嗟乎斯史氏之可書

昔年奉命出外... 以天合... 摘其... 余聞人...

劉母吳孺人墓誌銘

壬戌之秋余以使事至舊京時齊魯方用兵取道河洛過睢陽讀文學劉子瓚制義灑然異之劉子願交東南名士因以高子應聯席結社相得甚歡無何劉子喪其嫡母吳孺人走使雲間徵余為埋志讀其所按次行畧蓋一字一淚也嗟乎嬾人之德不著於闔外而鳩鳩小星流微千古非孝子能言作者何以採焉余感劉子之孝情不容辭劉母

吳孺人者故教授劉公之室教授則叅知劉公之子贈公之孫也吳在栢城華胄綿綿世爲甲族國朝有名郁者始以詩書起家爲山東學憲再傳而爲景以隱德爲鄉里所推自景四傳而爲西溪公以饒財好施爲遠近所歸嚮孺人則西溪之第三女也母張方姪時西溪公夢宅中層樓上摩霄漢指張孺人腹喜曰是必產佳兒已而舉女西溪公又喜曰是必適名家子因構層樓奉母而抱孺

人與俱以當夢徵孺人生而穎慧幼而柔淑西溪公心奇之數有議聘者不許也是時劉太公亦爲教授君擇婚對會西溪公遊於睢陽交相善以爲德門世親無若吳者遂委禽焉又六年嬪於劉庚辰叅知成進士令濬喪妻有年滑恭人爲繼有嗃嗃聲贈公慮勃谿止孺人無赴濬孺人謝曰所不能事嚴姑者孝嬪之謂何怡色下氣調羹問寢鮮有惰容生二女孺人方因小姑以修嚴姑之歡乃

侍兒有讒搆其間者孺人但受過不置辯久而滑  
恭人與二女皆賢之無間然矣教授公遊道廣賓  
朋益進每文士徵逐間徵歌姬侑觴孺人以巾帕  
爲勞教授喜出意外其知大體如此教授公旣補  
博士弟子員稍俟計然之策孺人脫簪珥無少靳  
教授公以所得復爲治奩具孺人固止之終其身  
食不兼味衣不綺縠惟儉是寶耳顧念贈公春秋  
高尚未見曾孫謀所以廣繼嗣者進側室謝氏孺人

自靜居一室誦經虔禱謝免身得雄若有陰祐即  
文學瓚云參知歟歷宦轍以家督倚教授公公方  
向學有難色孺人從容請曰行者報國居者勤家  
遞展臣子心君何辭焉教授公之救族振窮克成  
參知之志者孺人助也參知旣歿里中豪猾群起  
齟齬文學無寧日孺人且憤且悲與文學相依爲  
命朝出而灑淚以送之暮歸而含淚以訊之幾欲  
奮身告變其恤孤愛子天下無有賴貽謀無釁事

竟得直文學方攻苦下帷數寇其曹偶冀申一日之養而孺人長逝矣哀哉又言孺人童時西溪公不戒於火孺人見巨人提之烈燄中在濬官衙嘗有狐化美嬾從壁孔出踞床燃燈照孺人面孺人危坐不爲動其惟尋滅晚年頗奉西方之教然不爲福田因果所愚也孺人嘗自以嬾道內夫家外父母家旣施及劉宗而以其餘力賑吳之急若免役若折券克昌西溪公之後云雕之稱閨門雍睦

者首孺人有以也嗟乎妬記所書賢嬾不免房帷之愛需弗能割至斬其夫之宗祊而爲若敖氏之鬼者何限若孺人屢進宜男克觀肯構者豈不誠女丈夫哉孺人生嘉靖乙丑十一月卒天啓甲子五月壽六十有一姻婭之詳具狀中不具載銘曰睽次家人長舌爲病以默止囂坤道其順綽彼聖善勤叶女師何以勸學贈珮之思何以繁類比心螽斯屬毛離稟恩斯勤斯克崇儉德不主小慈在

滿若冲在險若夷陵谷自變安貞匪夷泉臺劍合  
連理樹滋徽音不泯悖史有辭

每大宋人赴言... 且日... 文夫夫... 顯... 文...

徐士竑

門人

許經

閱

容齋文集卷之八終

